

谁是青春未亡人

一个人，
为了让另一个人幸福，
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……

遗书

催眠

赵洛瑶 作品

虐杀

痴爱

偷情

诱惑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谁是青春未亡人

赵洛瑶
作品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是青春未亡人 / 赵洛瑶著. -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9.11
ISBN 978-7-80729-570-9

I. 谁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8567 号

| 特约策划 王凌米 | 文字编辑 孟令玲
| 装帧设计 荀冠虹 | 特约印制 徐冬梅

书 名 谁是青春未亡人

著 者 赵洛瑶
责任编辑 李 强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70-9
定 价 26.80 元

本书如遇到印装错误,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:010-84242008-8012



楔子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别人给我讲过一个传说。内容很简单，有一种名字叫做入内雀的鸟，它会把蛋下在人的身体里，比人的毛孔还小的蛋，当它出生后就把人的内脏当做食物，吃空才飞出人体。另外又有种说法是被吃空的人变成了入内雀，成为妖怪。

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鸟，直到江童死的时候。他说我爸和我妈就是入内雀，而我和可凉的身体里，都有他们产下的那种可以吞食内脏的蛋。

我当时有点木然，我问他：“那我和可凉是什么呢？如果我的爸妈是入内雀的话，我和可凉是不是也是入内雀呢？”

江童听我这么说笑了，他说：“你们不是，不过你们更可怜，你们是入内雀变成的妖怪。”然后，江童就死了。

自始至终，我都没看见他流下一滴泪来。他年轻的脸上，只有沧桑的笑容。鲜血欢快而不间断地从他的身体里涌出，没有因为主人的死亡而停止。

火红的颜色就那么铺了一地，如烟花般璀璨地开着。我笑，亦如烟花般灿烂。

♀忧亡/1

♂入内雀/115

♀夜未央/15

♂梦/99

♂自杀/29

♀祭祀/39

♂困猫/57

♂游乐园/69

♀畸鱼/85

♂孤生/137

♂饮鸩/183

♂终爱
恋谎/159



忧亡

或许这个世界还是有点人情味的，
起码它还知道让善良的人得到幸福啊！

“我他妈不知道哪辈子作孽，生了你这么个愿意出去让人白玩的东西！滚啊，滚了你他妈就别回来了……”听着陈婊子在我身后大声地叫骂，我情不自禁地欢喜着。

此刻，任谁也想不到，泼妇如她的陈卓会是个名牌大学的高级教授吧。是的，她叫陈卓，外号陈婊子。陈卓是她妈帮她起的，人如其名，她一向都是沉着的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唯独我能让她暴跳如雷吧。

至于陈婊子嘛，那是认识和知道她的人共推的，听说她睡过的男人不下一千个，数目之多的确让人赞叹不已。我常庆幸自己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堕落了，比她早，不然，我真怕自己超不过她。

呵呵，我啊，我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就找男人上床，估计再奋斗个十年二十年的应该有希望胜过她，我想到那时候我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因为我终于比她贱，终于比她骚，终于比她的阴道还要松了。终于，我可以不用再听别人对我说你妈是天下第一烂货了，因为，我是第一了。

网吧，聊天室里不停地有人跟我说话，我笑。

不过，今天却不怎么顺当，一直找不到我要的那种人。我发现随着网络事业的蒸蒸日上，聊天室里的人也都有越来越“文化”了，想找人上床的都不直接说了，总是绕着弯子地走文艺路线。

约你出来的口气也不像要开房，更像是一位哲学大师要找另一位哲学大师做一下情感交流。当然，我不是学哲学的，而且，我对哲学家也不感冒，记得上次安然给我看了一本书，作者叫尼采，我看了半天，看得胃都酸了还是一点都不明白。

后来，安然告诉我尼采是一位哲学家，然后我就吐了。再然后我一看见爱跟哲学靠边的人就觉得恶心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特别虚伪，做什么事情总喜欢找一个充满文艺色彩和浪漫色彩的理论。

我觉得男人要是活得跟个哲学家似的，那就简直跟女人没什么区别了。我是女人，而我又不喜欢女人，所以，我继续找，不停地找。

十点，有个叫夜未央的人跟我说话，本来我是不想理他的，因为他的名字让我看了觉得腻歪。不过，最后我们还是聊上了，因为他跟我说的第一句就是：“做吗？”

我喜欢坦白的人，所以，我跟他说：“介绍。”

“需要介绍什么？尺寸吗？”他的答案。

尽管他看不见我的任何表情，但我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了。于是，我问了地点还有他的手机号就下机了，我最后跟他说的话是我马上就到。

坐在出租车上，看着外面大片大片妖娆的霓虹，我情不自禁地喜悦。我想，这应该会是个不错的夜晚吧。

到了我们约好的地方，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始终没见那个“夜未央”。在我要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他。

“你来了吗？”我问。

半天，那边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“说话？喂！”我不耐烦地低吼。

“你回去吧，我看见你了。”是个很低沉的男人的声音。

“不喜欢我？”我问，然后我把领子位置又拉低了一些。

“不是。”说完这两个字，他很明显地顿了一下，“只不过，希望下次见

面的时候你不要再穿这么低胸的衣服了。说实话，你的‘那个’真的是很没看头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拜拜了，洗衣板！”在我刚准备好语言要对他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，他收线了。

靠！这个无耻的败类！

不过，他能看到我穿什么衣服应该离我很近吧。于是，我急忙向四周望去，只不过，连个苍蝇都看不见。

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打道回府。上了出租车，还没等我坐稳当呢，手机里就进了条短信：“洗衣板同学，向右看齐！”

我本能地侧头，正好看见车窗外的那个人，很高很帅的一个男生。他骑着自行车，此时正在跟我挥手吐舌头。

TMD！想气死老娘是不是？！于是，我在瞬间把脸上全部的肌肉都活动了起来，给了他一个比小S还成功的鬼脸。接着，帅哥忽然笑了起来。明亮的眼睛眯成了一弯月亮的模样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我摇下车窗问他。

他继续笑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你聋啦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他还是笑着，表情柔和得如同外面的风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嗯……下次再告诉你！”说完，他的车子改变了方向。

于是，我们的距离呈直角向前拉伸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想笑。呵呵，他应该是个怪人。不错！有趣！

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爸妈都不在。

“姐。”

喊我的人叫温可凉，是我弟弟。并且，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让我承认并且疼爱的家人。当然，我的父母都还健在，不过，对于他们，我的存在相对于没有，所以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：他们之于我，等于不存在。

我的名字叫温可暖，呵呵，我的姓氏还有我的名字都跟温度有关，不过，我的家却是一点温度也没有的。没有极端的寒冷，也没有极端的燥热，我和可凉基本上就是在这种不冷不热的环境下生活了十八年。

不过，可凉应该比我要好一点，起码我的爸妈还愿意承认他这个孩子，因为我的弟弟优秀得可以让全天下所有的父母嫉妒到眼红，不管是学习，还是体育或者是其他方面，可凉永远都是第一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父母的虚荣心，当然，也许他们是真的爱他们的儿子也说不定。

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一点，我和可凉其实是龙凤胎，前后就差二十几分钟。不过，我们的差别却像天和地一样大，我当然是那种父母师长都讨厌的孩子了，不过可凉总是很有礼貌，总是那么温柔地笑着。不过，这种差别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感情，可凉很依赖我，就像我长久以来依赖他一样。

“还没睡呢？”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。

“等你呢！姐，你看，十二点了，该睡了！”可凉指着墙上的表又指了指床边的柜子跟我说，“你的热牛奶我已经准备好了！”

我微笑，可凉每晚都会为我准备热牛奶，他说那样可以减轻我的失眠现象。跳上床，可凉轻轻地靠在了我身上，闭着眼睛给了我一个如同婴儿一般的微笑。

虽然我总会找男人上床，但我都不会跟他们过夜。因为我要回家，而回家的理由就是，可凉在等我。他每天都会等我回来一起睡，他每次都会像幼童那样地挤进我的怀里，虽然他已经比我高出很多很多了。

我每天都要在十二点以后睡，因为我想每一天都醒着出场。可凉也就这样一直陪着我，从我八岁那年开始，已经十年了，十年我们都是午夜以后，靠在一起睡着的。

我微笑，望着墙壁不知道眨了多少下眼睛，我的墙上没有明星海报之类的东西。我的偶像是一个怪物，是我有一次在一座庙前买的桃木面具，长角，不对称的凶脸，有颗硕大无比的獠牙。它就挂在与床相对的那面墙上。我睡觉之前都会看着它，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它坚硬无比，对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苛求，因此是我偶像。

终于，在我对着它眨了第N下眼睛以后，我睡了过去。梦里，我又看到了血红色，从一些看不见面目的人的手腕处流下，速度那么快，好像瞬间便可以流干

的样子。

学校里，宁亮和杨微死了，死在后操场的草坪上。这是我在第二节课下课，和隋棠一起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的。

他们就那样静静地躺着，静静地手拉着手，脸上也有静静的微笑。周围的绿草被微风吹起，周围的同学和老师不断地议论着，直到警察来把他们抬走，那些人的声音都没有停止。不过，一切都与死去的他们无关了，因为他们的表情平静得就像他们的死亡一样。

我和杨微算是不错的，因为我喜欢她的安静，所以，在她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总会对她笑一笑。我本以为像她这样的人是能够幸福的，谁知她这么早就和死亡交会了。不过，死亡未必是件坏事情。如果活着的话，将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，也许现在幸福，以后就痛苦了也说不定呢！

只是，在我回头的时候，我清楚地看见了隋棠脸上的那抹笑容，那样的邪气而没有生机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宁亮身边的那封信啊！”

“什么信？”

“就是那封遗书啊，蚊子写给他们的遗书。”

“蚊子？你说他们死之前也见过蚊子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.....

.....

回到班级以后，同学们仍然在不停地议论着宁亮和杨微自杀的事情。只不过，他们的吵声里多了一个名字。

“隋棠，蚊子是谁？”我看了隋棠一眼，问她。

“蚊子是‘灰色空间’的创办者，是‘灰色空间’里所有人的偶像。”隋棠

轻轻地说，我点了点头。

灰色空间，这是一个在三年的时间里就声名大噪的网站。

“你也知道它吗？”隋棠笑着问我。

我也笑，我说：“知道，但是了解不多。”

“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我随口问着。

“想知道吗？”隋棠眨了眨眼睛反问我，“想知道的话就去看看吧，那是个很好玩的地方。”

隋棠这样说完以后，上课铃就响了起来，我刚想说什么，她就已经回到了座位上，脸上的表情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平静了起来。只不过，我总觉得她身上蔓延着一层无人可知的诡异。

放学以后我去了网吧，QQ上线以后有人跟我说话，是隋棠。她给我发了一个网址，还有一个笑脸。她跟我说：“有空去看看。”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点击进入。

“欢迎光临灰色空间。”大大的标题下是入站要求：

【凡对家庭与社会绝望的高中生，均可进入！】

我冷笑，估计这个站长又是个小愤青。确认，我看到了今天的主题：乱伦恋谁对谁错？！我好奇地点击，网页打开以后，我看见了宁亮和杨微的照片。

然后是一段文字：

忧亡·宁亮

我死了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不过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因为，我的手和我最爱的人的手，是牵着的。

我的家庭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和谐且幸福的，我以为，我的父母是很相爱很相爱的。如果杨微没有在我生命里出现的话，我想我会一直那样以为下去吧。不过，会出

现的就一定会出现，所以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没有如果的。

我和杨微相爱了。然而，我的父亲却跟我说，我们不可以在一起，而不可以在一起的理由更是可笑。他告诉我，杨微是我妹妹，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！

呵呵，我从没想过我的人生还有我的家庭会是如此的可笑，然而，它们却真的按照我所不能想象的情况在发生着。

接着，我在泪流满面的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她，父亲，还有杨微的母亲。

原来，父亲一直以来都不爱母亲，他跟母亲的结合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。而他真正爱的，是杨微的妈妈。那个一直没结婚，并且在母亲生下我的那年，也为父亲生了个女儿的女人。

我想我无法责怪任何人，因为他们跟我一样的可悲。只不过，他们的可悲是他们自己造成的，而我和杨微的可悲，是他们为我们带来的。

不过，我从没想过要和杨微分开，她也一样。这大概是我唯一能感到安慰的地方吧。

可是，就算我们可以不在乎家庭，不在乎那些将罪孽牵扯到我们身上的家人，但是我们依旧无法抗击得了这个社会。社会太大了，社会上的人也太多。而我们就像是两粒沙子，面对如海一般的社会，被吞没是迟早的。

我说过会一辈子好好地照顾杨微的，所以，我不可以让她受到伤害，也不可以让她难过，幸好她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。这样很好，不知道，也就不会痛苦。

所以，在知道以前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而这里，就是这个世界。

杨微把药喝下去的时候没有问我为什么，我清楚，她肯陪我死只是因为她爱我，就像我爱她，不想让她难过一样。

我们就那么拉着手靠在一起，一起看着天上无数的星斗。我们谁都没有流泪，我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有那么多伤感的事了，所以，死的时候我们不想让自己难过。

药发作的时候，她问我：“怕吗？”

我握紧了她的手告诉她：“我一点都不怕。”

之后她就笑了，一直笑到我们失去意识。她说：“她也是，只要跟我在一起，她一点也不怕。”

然后，我也笑了。我想，我们应该是很相爱的吧。不过，很相爱的人却不能在

一起。

“……下辈子，我们一定要再相爱，然后结婚……然后……”

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而我是在她之后断的气，所以，我还来得及去亲吻她一下。

只不过，我一直不敢说，也一直不敢想。想什么？呵，当然是下辈子了。

我记得，有本书上说过，下辈子是闲人编出来骗傻子的。上面还说，就算真有下辈子，也许还不如这辈子呢！

我不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是个怎样的人，我只怕一切真如他所说的那般，我该怎么办？杨微该怎么办？也许我们下辈子不会再遇见，也许我们下辈子就算遇见了也不认识，也许，我们的下辈子跟这辈子是一样的……

这样想着，我忽然害怕起来，忽然难过起来。然后，我的身体剧烈地疼痛起来。我想我马上就要死了，死亡的感觉一下子冲淡了我刚才的悲伤。原来，死比活着好，起码，我不用来想了。

最后，谢谢蚊子。看来，这真的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。

……

看完，手腕处忽然传来一阵刺痛。紧张地看了一眼，没有异样，只是那条暗红色的线有些微微发痒而已。不过，脑子里忽然模糊地出现了一个片段，淡淡的，如雾气一样的氤氲着，没来得及看清就迅速地消散掉了。

而那条线，也没有再传来任何感觉。它是三年前出现在我手腕上的，到目前为止，我都没能想起它出现的原因。

只是每天都会看到它，细细长长地生长在那里，如同一道自杀的痕迹。然而，自杀，我又是从未有过的。只是，每当视线扫过它时，我都会觉得身体没来由地抖一下。

原来，宁亮在没死以前是灰色空间的会员。署名：无头苍蝇，等级是五星上将。

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，只是觉得，在看完信以后，我完全否定了自己刚入站时的想法，我在想，这个叫蚊子的人，应该真的很不简单！

想着曾经和杨微的那些交集，我现在只想祝福他们。也许，他们的下辈子是可以幸福的。毕竟，她和宁亮的年纪都还小，应该没做过什么罪孽的事情。所以，他们或许可以幸福。不过，所谓可以幸福也只是一个或许而已。

因为，如果那个属于亡灵的世界也跟这个人类社会一样的话，他们的好坏也就无法作为他们能否幸福的凭据了。

QQ上有人跟我说话，是隋棠。

她问我：“有没有去聊天室看看。”

我回她：“没有。”

她给了我一个笑脸，她说：“那你就等于没有进入灰色空间！”

我笑，我说：“你在里面吗？”

她说：“在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在里面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又给我发了一个笑脸，接着是两条文字，应该是进入这个聊天室的规则吧。

- 1.每一个注册者的名字里必须带有一个动物的名称。
- 2.每一个会员或者游客都不许互相询问对方有关名字的问题。

看完之后我哑然失笑，这第二条我或许还能勉强接受。不过第一条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可笑了，我无法把自己不当人看。

你问我为什么？呵呵，当然是因为——在这个世界上，做人是最轻松的。

人，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宰割任何动物，包括同属高等动物的人类自己。杀或害，只要你动脑，就都能做到。所以，地球上应该没有比人活得还逍遥自在的生物了。所以，还是做人好。

做人只要虚伪点、认命点、自私点，不那么善良点，宁可害别人也不让别人来害你点，是应该不会有什么生死问题的。哦，对，如果再活得下贱点、不择手段点、爱装孙子点，估计奔小康也是指日可待的。

正因如此，我要做人。做人好！想着，我准备以游客的身份进去瞧瞧。这时，手机忽然叫了起来，是安然。

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她是我的天使，我常常这样想。

安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是对我来说跟可凉一样重要的人。

我们是四年前认识的，那时候她后转到我们班。忘记了是哪一天，她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要跟我做朋友。我当时有点发木，我说我不想有朋友。然后在我转身走掉的时候，她就在后面喊我的名字，她让我回头。

我记得那天她第一次叫我的时候我差点就落下泪来，因为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用那么温柔的声音喊我的名字。在我回头的时候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从此，我让安然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朋友，真正的朋友。

“为什么那么想跟我做朋友？”

“因为你眼睛里闪烁着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善良、最真实的东西。我喜欢那些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它们一个都不存在。”

在后来的很多时候，我总会问她这样的相同的一个问题。太多次以后，安然也学会了反问我。她问我：“为什么总问我这个相同的问题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我总以为，再问一次，答案或许就变了。”

每次我这样跟她说的時候，她都会很好看地冲着我笑，然后很认真地告诉我，她的答案永远不会变。

我问她：“为什么永远不会？”

我问完，她就会开始沉默，不过还是没忘记给我笑容。

安然，她是知道我的，可是，即使当我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她面前，她依然会那么温柔地给我温暖，跟我说：“来，我帮你洗澡，洗完澡睡一觉，我的可暖明天又是干干净净的了！”

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哭，而安然则微笑着轻拍我的肩膀，这时，我总会听到她在我耳边跟我说谢谢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谢谢，不过我不会去问她。因为我不想看到她沉默的样子，看着她沉默，我会很难过。

“刚刚那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吗？”我边说边挤眉弄眼地冲安然坏笑。安然看了一眼那个背影，也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“哎哟哎哟，小妮子学得不害臊了，是不是？看把你乐得，都得捂着嘴笑

了，怎么着，怕中风啊？”我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她的脑门。

于是，安然笑得更欢了。“没完了是吧？给我严肃点，说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贾琳。”

“靠！怎么大男人起个女的名啊？贾琳？这男的够娘的吧？”我撇着嘴问她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叫这种名字的男生，九成是Gay，剩下的一成也被恋母情结和娘娘腔给五五瓜分了。

不过安然却给了一个让我足以崩溃的答案，而且她跟我说的时候还特不以为意。她说：“她本来就是女生。”

听完我差点晕菜，我记得我刚才看见的明明是一个穿着运动鞋、牛仔裤、白衬衫的帅哥啊？怎么才一转眼的工夫她就变性了呢？很久以后安然才告诉我，那人真是她的学妹，也在她们学校，比她低一年。

“她该不会是追你吧？看她那打扮，参加超女能拿冠军了，瞅着比李宇春还爷们啊！”我感叹着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从哪儿吹起了这么股“中性风”，男不男的叫花样，女不女的叫率性。用我奶奶的话就是，妈的，这年头世界真是要毁灭了！

我这么说完安然只是笑了一下，没下文了。我觉得事情苗头有点不对。

“怎么着？还被我说中了？这个变态，你以后少跟她在一起！”我大声地跟安然说。

安然看了我一眼，她说，我没觉得她哪儿变态。

“女的喜欢女的那还不变态？”说完，我顿了顿，我说“你该不会接受她了吧？你要跟她搞那个，咱俩立刻断交！”

我赌气地说完就站在原地不动了，安然也停下了脚步。半天，她说：“如果今天我知道可暖跟一个女生谈恋爱的话，我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喜欢可暖的。”说完，她忽然就对我灿烂地笑了。

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好，只是看着她很想流泪。我想我刚才的话是说得太重了，我怎么可以说跟她断交呢？不管安然变成什么样子，跟谁在一起，她不一样还是安然吗？

我看着她，又问了一遍，我说：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吗？”

安然笑着摇了摇头，她说：“我拒绝她了，不过，我没觉得她哪儿变态。而且，你也不要觉得她变态好不好！她其实很可怜的。”

说完，安然的眼泪成串地流下来。然后，她给我讲了那个叫贾琳的女生。

“她父母在她五岁那年就离婚了，她一直跟她妈妈住在一起。她妈总说她爸是因为贾琳是女孩才不要她们的。所以，贾琳很小的时候就痛恨自己是个女孩。而且，她妈妈又总是在她面前说男孩子是如何如何的好，所以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贾琳开始把自己当男孩子去看待，无论是打扮还是在生活上，她都让自己像男生一样。渐渐的，她发现自己对男生已经没兴趣了。”

安然说完以后眼睛红红地看着我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冲她笑笑，拍了拍她的肩膀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我开始很后悔。我怎么能随便说别人是变态呢？

忘了是哪部电视剧里说过，说这个世界上一开始是没有变态的；如果可以，也是谁都不想当变态的，不过，在很多时候，变态不是你不想做就不用做的。

我和安然一直走到她家楼下都没怎么说话，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“我到了。”安然站在她家的门洞前跟我说。

我微微地笑了一下，我说：“上去吧，早点睡，记得睡前不要喝水，不然又要起夜，失眠！”

安然点了点头，接着便对着我笑了一下，如同正午的阳光一样明媚。她说：“可暖，我最近过得很幸福。”

“是吗？那很好啊，他对你还不错吧？”

“他对我很好！哦，对了，他叫沈飞，有时间带他见你。”安然很幸福地跟我说。

我点了点头，也对她笑了笑。

我望着白白的天花板，屋子里的灯全关了，很黑，微弱的光让白白的东西看上去是有颜色的。

“姐，你们学校出事了吧？”可凉靠着我这样问。

我点了点头，我想起了宁亮的那封遗书，也想起了那个灰色空间。